

海南宋代先贤白玉蟾，身上有着太多的未解之谜。由于史料的缺失，有关他的故事，世人大多从民间传说和野史轶事中口耳相传，致使真假莫辨。

海南本土作家王月旺(笔名“月望东山”)在查阅史料，研读白玉蟾的诗作之后，以轻松、诙谐的笔触，勾画出了一个“狂放”的白玉蟾形象。——编者按

1229年，中原文化大地上，发生了一件千古谜案。一个曾经替大宋主持国醮祭祀，被皇帝召见无故逃避，后又伏阙言天下事而沮不得达的道宗大师白玉蟾，不见了。

他到底去哪里了，连他的得意弟子彭耜也茫然不知。彭耜到处打听，听闻先生解化于盱江。

第二年，彭耜又听说有人在陇蜀见到白先生，之后就不知道去哪里了。

白玉蟾到底去哪儿了，他为什么像个孩子似决绝出走江湖，从此杳无音讯，下落不明？

要破解他这个终极谜团，又不得不回溯从前，梳理他的前世今生之梦。

## 十岁诗作显狂放

白玉蟾到底活了多少岁？其随母到底改嫁何方？学术界有太多的争论，暂且不表。据史载，白玉蟾祖父葛有兴，举人出身，曾被分配到琼州任教谕，其父葛振业，也以读书为业，可惜未考取功名。

白玉蟾身为一个举人之后，读书世家之人，怎么会弃儒学道？

这跟白玉蟾当年参加童子科考试有关。据《神仙通鉴白真人事迹三条》载，白玉蟾十岁去广州城应童子科，主司命赋织机诗，应声咏：“大地山河作织机，百花如锦柳如丝，虚空白处做一匹，日月双梭天外飞。”主司意其狂，弗录，遂拂袖归。

《织机》一诗的确想象奇伟，气势不凡，在那个诗才辈出的时代，怎么论也是一首绝妙之诗，何况此诗出于一个南蛮之地的童子之手。可让我们困惑的是，如果当时的主考官是韩世忠，那个一生传奇附身的国之重臣，会因为白玉蟾的这首狂傲之诗生气，故而不录，从而让白玉蟾走上与科举诀别之路？

我以为，这不是事实与真相。

明朝晚期，海南岛定安县才子王弘海，五岁入私塾读书，经史过目成诵，九岁参加童子试，被时任

琼州府郡守李慎赏识，史载“主司异之，劝令俯就陶养。”而李慎对王弘海劝令静心养读，以待来日的教育策略，让王弘海一生都感激不尽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当年李慎对王弘海捧杀，极可能又多了一个“伤仲咏”，而少了一个“三朝硕士，一代伟人”。

所以，白玉蟾十岁应童子科不录之事，极有可能是韩郡王对白玉蟾“劝令俯就陶养”，让他不要过早涉入世道，以误了读书好时光。况且，在科举制度发达，文人握权治国的大宋王朝，白玉蟾怎么会轻易舍弃这个伟大而现实的儒家梦想呢？

既然如此，我们不禁要问：如果白玉蟾不轻易放弃科举，那么在那些读书考试的日子里，他到底干什么去了？

## “任侠杀人，亡命至武夷”

有人认为他从一开始就学道去了。有诗为证：“初别家山辞骨肉，腰下有钱三百足。思量寻师访道难，今夜不知宿何处。”

事实上，学道是隐晦的说法。白玉蟾是逃亡去了。

据南宋学者陈振孙《群仙珠玉集》记载：“(白玉蟾)及长，任侠杀人，亡命至武夷”。或许，这才是白玉蟾不得不弃儒入道的根本原因。

从此，白玉蟾只有告别故乡，告别科举，告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之梦，飘荡天涯，风餐露宿，成了一个居无定所污面垢首的江湖客。

“江湖客”，也是白玉蟾对自己身份的一个厘定。他在《水调歌头》曾这样写道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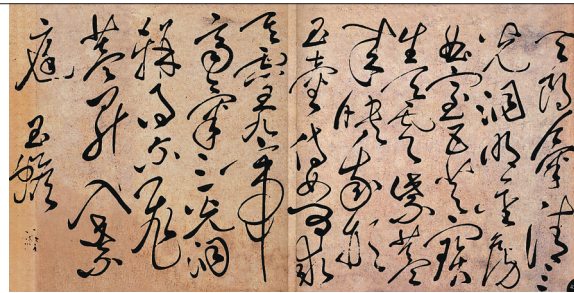
一个江湖客，万里水云身。鸟啼春去，烟光树色正黄昏。洞口寒泉漱石，岭外孤猿啸月，四顾寂无人。梦魂归碧落，泪眼看红尘。

烟蒙蒙，风惨惨，暗消魂。南中诸友，而今何处问浮萍。青鸟不来松老，黄鹤何之石烂，叹世一伤

# 遥远的江湖客

——白玉蟾与文笔峰

文本刊特约撰稿 王月旺



白玉蟾遗墨。

一件自觉平常，而世人却极度不解的事情——逃跑。

唐宋以来，多少道家名流，无不以被皇帝召见为荣。习惯漂泊江湖，以天地为家的白玉蟾，不留一痕，逃避召见，足见其内心的清高孤傲。或许，在他看来，替国主持国醮，不过是尽道家本份之事，皇帝见或不见，都无关紧要。

最重要的是，在茫然的天地间，能寻到羽化登仙之路。

白玉蟾成仙何其难，而他舍弃俗世也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。

他替南宋举行国醮时，天上出现的祥瑞神龙，仍然无法阻挡这个孱弱而自傲的王朝衰落滑底。而此时，西北蒙古国迅速崛起，对中原虎视眈眈。国有外患，内有政敌掐架不已，整个王朝乱成一锅粥。

“梦魂归碧落，泪眼看红尘”。白玉蟾乘风欲去，却放不下奄奄一息的大宋王朝。多年以来，他以为他了却了尘缘之事，而没想到，当天下有危之时，他还是不忍冷眼旁观的江湖客。在这一刻，他发现遥远的儒家入世之念，有如深埋心底的火种，瞬间燃烧爆发开来。

嘉定十五年(1222年)夏天，之前拒绝皇帝召见的白玉蟾，又做了一件让世人发愣的一件事。他带着奏折来到临安城，准备呈交给皇帝。他想谈的当然不是求道仙事，而是言国之兵事。

他在《日用记》里，曾这样评价自己：“喜谈兵而不喜博弈，喜纵横家而不喜猜博。”只要皇帝能接见，他自信有真知灼见，奉献给国家。

然而，当白玉蟾伏在宫门，呈书请求面谏时，只见一个宫吏来到他面前，将他的书信收下，不客气地将他打发走了。其弟子彭耜《海琼玉蟾先生事实》如此记录：“伏阙言天下事而沮不得达”。

真是莫大的讽刺。皇帝召他时，他跑掉了。等到他想见时，却遭到拒绝。

白玉蟾想不通，但旁人却都看得很清。在皇帝看来，你白玉蟾不过是个山野道人，坐而论道，扯淡鬼神，尚且可以，而治国论兵，怎么轮得上你发言呢？

当年，汉朝孝文帝刘恒召贾谊进宫，自诩才满腹的贾谊以为会得到皇帝的赏识，替国效力。结果，君臣俩人在宣室见面，谈了一晚的生死鬼神之事。

白玉蟾自认为能言天下事，可南宋宁宗皇帝却认为你只配谈生论死，这跟刘恒对贾谊之见，又有什么分别呢？

白玉蟾抑郁难制，不得开心颜。他来到了街上，进了一家酒馆，自斟自饮，痛苦无言。酒醉之后，他到街上又蹦又唱，犹若疯子。有人报案，捕快很快就来把他抓起来，过了一夜才把他放走。

## 1229年之后，不知所踪

时间深深地驻足在绍定二年(1229年)。

“家在琼瑶万里游，此身来往似孤舟。夜来梦趁西风去，目断家山空泪流。”乡愁，是白玉蟾漂泊人生的一个重要课题。人生如叶被风卷，终有尘埃落定时。这个自称“奇男子”、“闲情人”、“江湖客”、“谪仙子”的浊世佳公子，继承南宗四祖陈楠衣钵的道家大师，在生命的末梢岁月里，只有一个深沉而急迫的愿望——回家。

事实上，回家只是后人对白玉蟾心境的一种揣测。其实绍定二年之后，白玉蟾彻底绝迹，无人知道其去向。

然而，很多海南人仍然相信他回到了故乡，来到了文笔峰。

有道家学者认为，文笔峰四周为红色火成岩，山上岩石却呈灰黑色。红色象征火，黑色象征水，如此，它便形成了水下水上的格局。在《易经》里，火的卦象为坎，火对应离卦。坎上离下，成了既济卦相。而这卦象，亦是道家丹法精气神融会流的象征。

白玉蟾留下的一首著名的《酹江月》，让人不得不相信这一说法。

因看斗柄，运周天，顿悟神仙妙诀。一点真阳，生坎位，点却离宫之缺。造物无声，水中起火，妙在虚危穴。今天冬至，梅花依旧凝雪。先圣此日闭关，不通来往，皆为群生设。物物含生育，意正在，子初亥末。自古乾坤，这些离坎，日日无休歇。如今识破，金乌飞入蟾窟。

可是事实到底如何，只有天知晓得了。☞

定安文笔峰据传是白玉蟾羽化登仙的地方。 李幸璜 摄

